

# 电子图书



信息技术的结晶

人类文明的载体

网络的基本资源

## 果戈理妙语录

## 社会

朝霞早已染红了天空：  
一切迹象都宣告着太阳的升起

朝霞早已染红了天空：一切迹象都宣告着太阳的升起。

——《塔拉斯·布尔巴》

世界在行进中，而不是停泊在码头上，也不是在休息。

——《果戈理传》

请您记住，当世界变得最卑微的时刻，当生命日益空虚，一切都披上利己和冷酷的外衣的时刻，当不再有人相信奇迹的时刻，正是产生比一切奇迹更为奇迹的时刻……就像最猛烈的风暴只是在海面最平静的时刻掀起一样。

——《回忆果戈理》

如果能够把各种公务比作蜂巢的话，那么，官员们全像辛勤的蜜蜂一样分布在各个蜂巢上。

——《死魂灵》

只要人们迷恋尘世间因之相互吞噬的一切身外之物，  
那么，尘世间的财富的完美也是朝不保夕的。

只要人们迷恋尘世间因之相互吞噬的一切身外之物，不想到心灵财富的完美，那么，尘世间的财富的完美也是朝不保夕的。那时候，将会降临饥馑、贫困的时代，不仅普天下的百姓将受苦受难，而且每一个人都在劫难逃……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死魂灵》

忘记这喧闹繁华的世界和它那一切五光十色的玩意儿。也让这世界忘掉了您。在那里是得不到安宁的。您看见啦：这世界充斥着心怀仇恨的、诲淫诲盗的或者背信弃义的人。

——《死魂灵》

现今的一代把所有这一切都看得清楚了，他们对这些迷误感到惊讶，他们嘲讽祖先的愚昧，却没有发觉这是用上天圣火记载下来的一部编年史，其中的每一个字母都是骇然的鉴戒，处处有一只神明的手指在向他们这现今的一代发出警告。可是，现今的一代依旧在讥笑先辈，并且还满怀着自信和骄傲，接连铸下一个个新的错误，也给后代留下笑柄。

——《死魂灵》

人这样东西也真奇怪，很难捉摸透他的脾性；凡是新闻，不管它是怎样的庸俗无聊，但只要它是新闻，一个人准会把它传给另一个人去听，虽然只是为了可以说上一句：“您瞧瞧，眼下传开了怎样荒唐的谣言呀！”而另外一

个人一定会挺高兴地侧着耳朵去听，虽然过后也会说一句：“是啊，这完全是庸俗无聊的谣言，一点儿不值得当真！”可是他却立刻会去找第三个人，转告之后还会和第三个人共同义愤愤膺地长叹一声：“多么庸俗无聊的谣言啊！”只有等到事情传遍了全城，等到所有的人都把新闻谈腻了，他们方才承认，事情压根儿不值得当真，也不值得去议论。

——《死魂灵》

我们忽然要办一个救济穷人的慈善协会，也捐了一笔很大的款子，可是，我们立刻就想到要庆祝一下这样一桩值得赞扬的善举，于是举办了一次午宴，邀请城里所有第一流的官员光临出席，不用说，这就花掉了一半的捐款；剩下的钱呢，立刻用来给委员会租下一幢富丽堂皇的装有暖气设备的房子，还雇着好几个看门人，这么一来，给穷人总共就只剩下五个半卢布啦。

——《死魂灵》

官员们可办不成：准会为这件事开始文书往来，并且就此陷在文书堆里，结果，眼睛只盯着文书，反而看不到正事啦。

——《死魂灵》

应该是下属去适应上峰的性情脾气，而不是上峰去迁就下属的性情脾气。至少这更合理一些，做起来更容易一些，因为全体下属只有一个上司，而一个上司却有数百名下属。

——《死魂灵》

这一阶层的人有一种非常古怪的习性。要是直截了当地向他打听一件什么事，他是从来记不得的，脑袋理不出一个头绪来，甚至会干脆回答一声不知道，可是，如果问起旁的一件什么事儿，他倒会立刻东拉西扯说上一大套，并且会告诉你好些你压根儿不想知道的详情细节。

——《死魂灵》

现在许多人尽在考虑怎样使庄稼汉具有文化教养。可是你得先让他富裕起来，成为一个像样的当家人才对，到了那个时候，他自己会去学文化的。

——《死魂灵》

在商业和灵智的运动中，到处他只看到紧张的追逐新奇的努力与渴望。人们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要占另外一个人的上风，即使一会儿也好。商人把全部资本用来装璜店面，为的是用光辉和华丽招徕顾客。出版业拚命注重插图和印刷上的美观，企图用这些东西来唤起日趋冷淡的注意。长篇小说都竭力想靠闻所未闻的离奇古怪的情欲以及人类天性的例外的畸形丑态吸引读者。

——《罗马》

经商是得懂一大套生意经的，而不光是买和卖。这里面，跟买卖紧密相关的，既有预算，又有行情，不懂得这些个，准会连本带利一齐赔光的。

——《死魂灵》

每一个人都想装出一表人才。人们多咱才  
肯不为这些无聊的事情操心啊

每一个人都想装出一表人才。人们多咱才肯不为这些无聊的事情操心  
啊！

——《狄康卡近乡夜话》

世界上万物都在为自己的利益苦心经营。

——《死魂灵》

一批所谓的爱国志士只消出了一本什么书，里面有时说出了一句令人痛心的真话，他们就会像蜘蛛看见苍蝇落到蛛网上一样，从四处角落里奔出来，突然一下子声嘶力竭地喊叫起来。

——《死魂灵》

在这儿，女人就像意大利的建筑物一样：她们不是宫殿，就一定是陋屋，不是美女，就一定是丑婆子；她们中间没有中庸之材；薄具姿色的人是没有的。他欣赏她们，正像在一首美丽的史诗里读到几句特别突出、给灵魂带来清醒的战栗的诗句一样。

——《罗马》

一切似乎都在死不要脸地纠缠着，不管人家要不要，一个劲儿央求着，像夜里在街上拉客的妓女一样；一切都好像是一群讨厌的乞丐似的，一个抢在另外一个前面，高举着手。

——《罗马》

十九世纪的低级的华丽显得是多么卑俗啊！这是一种琐屑的、毫无价值的华丽，只配装饰商店，使镀金匠、家具匠、裱糊匠、木匠和一大群别的匠人都有活儿干，却从世人那里夺去拉斐尔们、提香们、米开朗琪罗们，使艺术堕落为技艺！

——《罗马》

在这儿，连乞丐也给人一种明快的感觉：他们乐天知命，从来不懂得苦恼和流泪，无忧无虑地、姿态美妙地向人伸着手……

——《罗马》

外国人是会使无为的民族堕落的，他们在旅馆里、在路上，造成一大批下流家伙，旅客往往就根据这些人来判断整个民族。

——《罗马》

尽管有着这么多许多光辉的特色、高尚的冲动、骑士的气质，整个民族却是苍白的、不完美的，正像这民族产生出来的轻松的通俗笑剧一样。这儿没有宏大的庄严的观念。到处只有思想的影子，却没有思想；到处都有类似热

情的东西，却没有热情；一切都是用粗针线缝上，用寥寥几笔画上的；整个民族是一幅光辉的小插画，却不是一幅出自名家手笔的大画。

——《罗马》

到处都是辉煌的插曲，却没有庄严的、宏伟的整体。到处都可以看到一种企图，想把过去未被注意的事实揭举出来，有时甚至不惜牺牲整体的和谐来造成巨大的影响，只要自己享受到发明的光荣就行；最后，到处都可以看到勇敢的自信，却丝毫也看不到承认自己无知的谦虚的自责……

——《罗马》

女士们有时会在整整两天内爱不忍释的千百种绚烂轻飘的帽子、衣裳、头巾，使涅瓦大街上的行人眼睛发花。好像是一片蝴蝶的海幕地从花丛中飞起来，在雄性的黑甲虫上面像灿烂的云彩似的波动着。

——《涅瓦大街》

你在这儿可以遇见举世无双的微笑，精巧绝伦的微笑，一种笑使你迷醉得骨酥肉麻，另一种笑叫你自惭形秽，低下头去，又有一种笑叫你觉得比海军部大厦的尖塔还高，踌躇满志起来。

——《涅瓦大街》

在他的一生里，当他看到人身上有着多少没有人性的东西，在风雅的教养有素的上流绅士中间，天啊！甚至在世人公认为高尚而正直的人们中间隐藏着多少凶残的粗野的时候，他有许多次忍不住战栗起来。

——《外套》

### 人心鬼蜮，人言可畏啊

人心鬼蜮，人言可畏啊！

——《死魂灵》

前面看，还像个人样；  
后面看，凭良心说，像鬼！

——《狄康卡近乡夜话》

他们的灵魂里，任何人性的感情都早已消失了。

——《肖像》

那些无耻之徒呢，他们明目张胆成千上万地盗用公款，侵吞并不富裕的人的钱财，从那些一无所有的人手里夺去最后的一个戈贝。

——《死魂灵》

他升官了！真是的！一个贪官，两次受了审判，父亲是贼，盗用公款，极卑鄙的人，哪里都找不到这类的人！居然会升官啦？而且是全世界的人都把他看作直率性子的人！坏蛋！

——《打官司》

魔鬼要是打定了主意祸弄人，他一定做得到的。

——《狄康卡近乡夜话》

……尽管失败了几次，狡猾的家伙仍不肯罢手。

——《狄康卡近乡夜话》

人怎能如此可恶：他只要看到一点污点，眼睛就老盯着这个污点，其它的地方就都视而不见了。

——《回忆果戈理》

犯罪本身倒不如诱引他人犯罪那样有害

犯罪本身倒不如诱引他人犯罪那样有害。

——《死魂灵》

什么东西都肯为伙伴牺牲，就是酒得留给自己受用。

——《狄康卡近乡夜话》

她对于热情的丈夫可能是无价的珍宝，整个世界，整个天堂，全部财富；她在普通的家庭圈子里可能是一颗美丽而安静的明星，小嘴一动，就发出甜蜜的命令。她在人群杂沓的大厅里，在发亮的镶花地板上，辉煌的烛光旁边，在一大群拜倒石榴裙下的爱慕者们的无言的企敬中，可能是一尊女神；——但是可惜！渴望破坏和谐生活的可怕的地狱精灵狞笑着、把她投入了深渊。

——《涅瓦大街》

她张开可爱的小嘴，说了些什么话，但全是这样愚蠢，这样俗不可耐……仿佛一个入心灵不纯洁，就把理性也失掉了。

——《涅瓦大街》

这微笑充满着可怜的无耻，在她脸上显得古怪而不稍称，正像贪污的人表示虔诚，诗人拿着帐本一样。

——《涅瓦大街》

在这个魔窟里，人褻渎地践踏并嘲笑一切点缀生活的纯洁神圣的东西。女人，世界之花，一切造物中的王冠，变成了古怪的莫名其妙的存在。一切女性美，连同灵魂的洁净，一齐消失了，丑恶地学会男人的神态和粗野大胆，不再是柔弱的、美丽的、和我们不同的人物。

——《涅瓦大街》

在这种生活里，充满着空虚和倦怠，那是淫乱的忠实伴侣。

——《涅瓦大街》

要激动这些冷静的姑娘，使她们发笑，是非常困难的；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高明的艺术，或者宁可说一点没有什么艺术。说话必须不太聪明，也不太可笑，必须处处不忘记女人所喜欢的琐碎细节。

——《涅瓦大街》

### 执法偏颇，这是人世间最大的不幸

执法偏颇，这种人世间最大的不幸，最使我为之痛心。我发誓，我要利用自己短暂一生中的每一分钟来行善积德，而决不虚度一寸光阴。

——《果戈理传》

我挑选了一样，这就是司法。我发现，这里可干的事情最多……只有在这里，我才会真正地成为一个有益于人类的人。

——《果戈理传》

不管您称之为卑鄙无耻之徒的是什么样的人，但他终究是人。怎么能够不回护人，如果知道，他的一半恶行是由于愚昧无知而做出来的？

——《死魂灵》

一个人的处境是错综复杂的，大人，非常非常的复杂。有时候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一个人看上去好像浑身都是过错，可是，你设身处地去一想——原来，犯有过错的压根儿不是他。

——《死魂灵》

现在，何必谈论我们之间谁的过失更大！也许，我犯的过错比谁都大；也许，我当初对待你们过于严厉；也许，多余的猜疑使我疏远了你们中间一些真诚希望有益于我的人，虽然从我这方面来说，也未尝不可能成为有益于他们的人。

——《死魂灵》

## 贫富

一个贫穷的人，也许是过份的诚实妨碍他获得财产

一个贫穷的人，在职务上或者别的方面运气不佳，也许是过份的诚实妨碍他获得财产。

——《断片》

为什么别人可以逍遥自在地享乐，而我就该像条虫子似的为人所不齿呢？

——《死魂灵》

瘦子在三年里头剩不下一个没有抵押到当铺里去的魂灵；胖子却日子过得挺舒服，一眨眼——在城市尽头什么地方出现了一幢用他妻子的名字买进的房子，然后在靠近城市的地方买进了一处田庄，然后又买进了一个水土肥美能供多种经营的村子。

——《死魂灵》

在这个世界上，胖子处理起自己的事务来可要比瘦子精明强干。瘦子干的多半是专员的差使，或者只是挂个名，而人在四处鬼混；他们的存在分量太轻了点，飘忽不定，根本靠不住。胖子却从来不占据次要的位子，要坐就总是占据首要的位子，并且他们如果在哪儿坐下了，就坐得稳稳当当的，踏踏实实，一屁股坐下去，宁可叫那只位子在他们的屁股下面压得瘪下去，压得格啦格啦直发响，他们也绝不会让位的。他们不喜欢表面的光彩；他们身上的燕尾服不像瘦子的剪裁得那么贴身，可是他们的首饰箱里却积聚着上帝赐予的珍宝。

——《死魂灵》

一个俄国工人，穿着短得盖不住腰眼的老棉袄，有一缕疏朗的胡子，一生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当他悄悄在人行道上走过的时候，背脊呀，手呀，脚呀，头呀，各部分都会哆嗦起来。

——《涅瓦大街》

不要脸的贪财比在别的事情上更卑鄙、更肮脏

不要脸的贪财比在别的事情上更卑鄙、更肮脏。

——《回忆果戈理》

意外的横财引起他所有尘世的俗念，以致毁灭了他的才能。

——《肖像》

金币变成了他的情欲、理想、患得患失的对象、享乐、人生的目的。一捆捆的钞票在地的箱子里增多起来，正像每一个命中注定得到这种可怕礼物

的人一样，他变成了一个无聊透顶的、除了金币什么都不懂得的、无理可喻的吝啬鬼。一个荒唐的守财奴。他已经快变成这么一个怪物，这种人在我们冷酷无情的世界里多的是，稍有心肝的人见了他们都会害怕的，认为他们只是活动棺材，没有心肝五脏，只是一具死尸。

——《肖像》

问题全出在“百万富翁”这个字眼上，不是百万富翁本人，而只是这一个字眼；因为单在这个字眼的发音里面，除了意味着一只鼓鼓囊囊的钱袋之外，还包含着一种魔力，它既能够刺激卑贱下流的人，刺激不好不坏中不溜儿的人，也能够刺激好人。总之一句话，它能够刺激所有一切的人。

——《死魂灵》

百万富翁有一种方便之处，他可以看到一种完全无私的卑贱，一种纯粹的、不以任何利欲为基础的卑贱：许多人明明知道，从这位百万富翁身上得不到也没有权利得到任何一点好处，可是却偏偏要去向他献一下殷勤，哪怕赶到他的前面，嘻嘻地笑几声，脱下帽子行一个礼也好，或者死乞白赖地硬要求参加一个据他们得知富翁将应邀出席的午餐会。

——《死魂灵》

谁生来就有千百万家私？靠千百万家私养大的，那个人肯定不会赚钱，他肯定已经染上了种种说也说不尽的荒唐习气。

——《死魂灵》

这批埃及蝗虫啮光所有的东西不算，还要排下卵子，  
把它们深深埋在泥土里

这批埃及蝗虫啮光所有的东西不算，还要排下卵子，把它们深深埋在泥土里。

——《死魂灵》

一些歼灭血汗钱的好手。

——《死魂灵》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警察局长是全城的衣食父母和恩人。他和市民相处得亲如一家，视察起各色铺子和市场来就像在察看自己的库房一样。总之，如常言所说，他是得其所哉，并且对自己的职务再也精通不过了。

——《死魂灵》

全体人马，凡是在场的，都开到警察局长家里去；他是咱们这儿神通广大的魔法师：只消他在走过的鱼市场或者酒店的时候眨巴一下眼睛，咱们哪，你们可知道，就可以大嚼一顿啦！

——《死魂灵》

用不着去责备一个俗人，说他不懂得画；他可懂得打纸牌，懂得好酒和好马——一位绅士何必懂得更多的东西呢？如果什么事情都插上一手，还要自作聪明，那可更叫人受不了！

——《肖像》

要人的态度和气派是显赫而威严的，但却是过分张扬的。

——《外套》

世界上一切最好的东西，都让侍从官或者将军霸占去了。你刚找到一点可怜的值钱的东西，满以为伸手就可以得到，——侍从官或者将军立刻就从你手里把它夺走。

——《狂人日记》

## 人生

### 人的力量能够制服恶魔

人的力量能够制服恶魔。

——《狄康卡近村夜话》

唯有人类才能不凭血统而靠精神来结成亲属。

——《果戈理及其讽刺艺术》

人总归是人，而不是机器。

——《回忆果戈理》

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奇怪现象：他可以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显得聪明贤达，具有远见卓识，不过那只是当事情涉及别人，而不涉及他本身的时候。

——《死魂灵》

一个人需要的是什么呢？尊敬和忠诚，尊敬和忠诚……

——《果戈理传》

他们本性善良，可是，行为却违情悖理，要求别人宽容自己，却半点儿容不得别人。

——《死魂灵》

人的情欲有如大海中的泥沙一样多不胜数，彼此又是不尽相同，并且，不论是卑劣的情欲，还是美好的情欲，它们起初都服从于人的意志，可是后来却往往变成人的可怕的主宰。只有给自己选定一种最美好崇高的情欲的人方才是幸福的。

——《死魂灵》

也有一些不由人取舍的情欲。这些情欲是和人在同一瞬间诞生的，人并不赋有力量去摆脱它们。它们是上天旨意的产物，它们含有一股永恒的、终生不息的召唤力。

——《死魂灵》

### 生活不是儿戏

生活不是儿戏。

——《果戈理传》

我真想用活生生的事例，向我那些活在世上、而以生活当玩具的愚昧的弟兄们生动地表明：生活——不是玩具。

——《果戈理传》

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是栖息痛苦的幽谷。人世是什么？是麻木不仁的芸芸众生。

——《死魂灵》

人生一开始就对他冷若冰霜，好比透过一扇雪封的昏暗的窗户吹来的一股寒气。

——《死魂灵》

这个人虽然没有写下什么造福全人类的规划和论著，却如何默默地、毫不声张地做了许多好事。而居住在县城里的人，那些擅长在嵌木地板上敲响鞋踵鞠躬行礼的风流人物，客厅里殷勤献媚的能手，或者隐居在我国偏远角落里的一间破屋里口授治国妙方的清谈家，又是如何一无裨益地在消耗自己的一生！

——《死魂灵》

人世间的确发生过许多现在看起来连一个孩童出不会犯的迷误。在力求到达永恒真理的过程中，人类选择过多少荒无人迹、荆棘丛生、把人深深引入歧途的羊肠小道，尽管这时有一条大路平坦笔直得可以和铺向巍巍宫殿的通衢大道媲美，整个儿地敞开在他们的眼前。

——《死魂灵》

我的一生真是如同一场狂风暴雨，或者如同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孤舟，任凭风浪抛掷。

——《死魂灵》

一个人只消在十个方面中间有一个方面显得愚蠢，这就足够被人认定是傻瓜了，不管他还有九个方面是好的。

——《死魂灵》

荣誉感已经被唤醒，然而不可能施展，也没有施展的余地。那么，还不如不唤醒它的好。

——《死魂灵》

他还想到过子嗣后辈，由他们把乞乞科夫这一姓氏世代相传下去，……好让大家知道，他们的的确确生活过，存在过，不像一个什么影子或者幻象那样，在人世间一晃就消逝不见了。

——《死魂灵》

一个人如果老是过着幽闭生活，是会变得孤僻粗野起来的。

——《死魂灵》

一种忧郁的感情占有了他，——这种感情是每一个离家数载一旦归来的人都能感受到的，那时候所有的一切似乎都显得更古老，更空虚了，每一样儿时熟悉的東西都在诉说着悲伤的经历。愉快的回忆越多，就越是给他心里

带来致命的惆怅。

——《罗马》

命运多么奇怪而令人不可捉摸地耍弄着我们啊！我们什么时候得到过我们所愿望的东西？我们什么时候达到过我们的力量仿佛足以胜任的目的？事情总是不如人意的。命运赐给一个人几匹骏马，却偏叫他冷淡地驾着它们奔驰，丝毫不去注意它们那份神美；另外一个人一心一意渴慕着马，却偏叫他只能够步行，千里驹在他身旁走过的时候，只有咂咂舌头的份儿。

——《涅瓦大街》

### 赋予人的任何转折都是有奇特效果的

赋予人的任何转折都是有奇特效果的。

——《果戈理传》

他们是废物，可是，一旦迁移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很可能突然一下子就变成了优秀的臣民。

——《死魂灵》

人们变得容易接近了，生活的意义变得更明确了。

——《果戈理传》

只有从极乐的天堂贬黜到尘世上来的人，只有致使所有崇高的感情颤栗的人，才会认为他在尘世漂泊的地方去顶礼膜拜是件奇异的事。

——《回忆果戈理》

## 责任

我想用我的一生为国家谋福利，  
哪怕只作出一点微小的贡献也好

我想用我的一生为国家谋福利，哪怕只作出一点微小的贡献也好！  
——《果戈理传》

还是从老早以前，从我几乎还不懂事的岁月开始，我就充满着炽烈的热忱，为了国家的利益，使自己的一生变成有用的一生，纵然只能效绵薄之力，我也会热血沸腾。

——《果戈理传》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为做一件重大而崇高的事业，为国民的幸福，为祖国的利益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果戈理传》

所谓祖国，是我们灵魂所渴望的东西，是我们觉得比一切都可爱的东西。我的祖国就是你！你就是我的祖国！

——《塔拉斯·布尔巴》

我们面临拯救祖国的重任，我们的国土已在日益沦亡，敌人不是二十种外族语言的入侵，而是我们自身；在合法的统治之外，已经形成了另外一股统治势力，它比任何一种合法势力都强大得多。它制定出自己的条件，给一切都标上了价格，甚至使这些价格到达家喻户晓、尽人皆知的地步。

——《死魂灵》

我知道，任何手段，任何威胁，任何责罚，都无法铲除不义，它已经过于根深蒂固了。索取贿赂这一卑劣行为，甚至对于天性并不卑劣的人，都成了天经地义，人生之大欲。我知道，许多人几乎已经无法自拔，逆潮流而行了。可是现在，如同在必须挺身而出拯救祖国于危亡之中，每一个公民都忍辱负重，牺牲自身一切的关键与神圣的时刻一样，我必须发出呼吁，向胸膛里还跳动着一颗俄罗斯的心，向或多或少能够理解崇高这一字眼的人，发出呼吁。

——《死魂灵》

一条无法砸断的锁链把我和我的祖国联系在一起，我们贫穷灰暗的世界，我们的没有烟囱的农舍、光秃的原野，这一切在我心目中胜过最美好的天堂……关于别的国家的东西找一行字也写不出来。

——《果戈理传》

我的眼睛总是望着俄罗斯，我充满对她的无限的爱，这种爱是我讲不出来的。

——《回忆果戈理》

当我想到我将无所作为时，当我想到有人将挡住我的去路不给我机会为它（指国家）效绵薄之力时，这些不安的思想便使我深感沮丧。

——《果戈理传》

我想，一切都变样了，不过，我的心将永远紧紧地和故乡那些神圣的地方联系在一起……

——《果戈理传》

莫斯科，我的故乡，现在我是属于您的。秋天一到，我就要用我这个俄国人的胸怀去拥抱您。

——《果戈理传》

### 我至少将为和我类似的人奉献出全部生命

我至少将为和我类似的人奉献出全部生命。

——《果戈理传》

哪能活着不干事呢？……哪怕是一块石头吧，连石头也是为了让别人利用而存在着的。而人，人是万物之灵，却闲着一无奉献。这能够为天地所容吗？

——《死魂灵》

我谨请你们回忆一下一个人不论处于何种职位都必定面临的责任。我谨请你们对自己的责任，对自己在尘世应尽的职分郑重地想一想。

——《死魂灵》

只要我们每一个人还不知醒悟，不觉得自己应该如同起义时代人民武装反抗入侵之敌一样，奋起反抗不义，一切都将是徒劳无益的。

——《死魂灵》

上帝以创造为己任，把这看成高于一切的乐趣，并且要求人也成为这样的创造者。为周围的世界造福。

——《死魂灵》

我们被召唤到世界上来决不是为了节日和宴饮，我们被召唤到这里来是为了参加战斗。因此我们一刻也不应忘记，既然来参加战斗，就不能挑选哪儿更安全一点；人人都应像英勇善战的战士那样，投身到战斗更为激烈的地方去。

——《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

我是大家的亲人，大家也是我的亲人。

——《果戈理传》

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比全体人民所想的更聪明的事情，是想不出来的。

——《塔拉斯·布尔巴》

人民具有真正的美感。——《果戈理传》

这事情关系我的将来的幸福，请您对于这事情给我一个表决的权利吧！

——《断片》